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17
27 February 1979

CHINESE

第二一一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七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比沙拉先生	(科威特)
<u>成员国</u> ：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阿德米纳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哈里曼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八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东南亚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111)〕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古巴、民主柬埔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邀请，安德森先生（澳大利亚）、科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巴顿先生（加拿大）、罗亚·科里先生（古巴）、秀浦拉西先生（民主柬埔寨）、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霍拉伊先生（匈牙利）、贾帕尔先生（印度）、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安倍勋先生（日本）、扎伊敦先生（马来西亚）、达希查伦先生（蒙古）、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奈克先生（巴基斯坦）、扬戈先生（菲律宾）、亚罗谢克先生（波兰）、许通美先生（新加坡）、坤纳·甲森先生（泰国）和何文楼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安哥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代表的信，要求安理会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并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桑松萨克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和科马蒂尔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尼日利亚代表团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过去几周以来,你在主持安理会艰巨的工作当中,已充分显示了你所具备的外交家的沉着、才能和干练。两天之后我就要接任你的主席工作了,我自然希望在此之前,你能将这些议题中的一些论题作一结束。

自然,我也要对你的前任,牙买加的唐纳·米尔斯大使在一月份内精明干练地处理安理会事务,表示谢意。我希望他在担当七十七国集团和安全理事会的双重任务时,胜任愉快。

安全理事会再度专门讨论东南亚的问题。只不过几周以前,我们才处理过民主柬埔寨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该国政府被人推翻似有外国势力介入其中。从那时起,一切迹象显示,世界上那个区域的情势每况愈下。现在,中国军队进入越南领土,冲突的范围也扩大了。冲突本身日益剧烈,人类生命的损失也日益惨重。

上个月,我国代表团扼要叙述了我们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虽然本组织的《宪章》中已明白揭橥了这些原则,我们仍然继续加以重申,因为重申这些原则是有必要的。此后,这些原则同寻求解决东南亚危机的持久办法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恰当了。

如本组织《宪章》中所标榜的,尊重各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上的基本准则。不干涉各国内政是另一基本准则;而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则为另一重要原则。我国政府坚信,支配国际关系行为的各项公认准则——《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不结盟原则——并非可由任何国家爱怎么运用就怎么运用的权宜准则,将来也决不会如此。

(尼日利亚)

由地方性或区域性冲突演变成广泛的甚至全球性灾祸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数十年来，东南亚一直是酝酿危机的温床。在那个区域发生过许多冲突，都一一解决了，但所付的代价，通常是人力和物质资沅的莫大牺牲，以致整个地区的人民都受到影响。不过，各种冲突仍然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反复出现。在东南亚好象有一个连续的暴力冲突循环，和平与安定一直同这个区域的人民无缘。

当前讨论的结果如果只是要把上述问题掩盖起来，最后未能对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那安理会就是有失职责。我们大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东南亚问题寻求一项合理的解决办法。因此，掌有否决大权、得天独厚的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世界各国不要再玩弄权力政治，背着相互敌对的历史包袱，而须下定决心，寻求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定。长远看来，这样做是符合各国本身的利益的。对于由于种种历史和地理因素而不得不居住在东南亚的人民，谋求他们的福利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行止人力和物质资沅的浪费，而将这些资沅转用于减轻人类痛苦和促进这个区域内人民的福利。

《宪章》第二十四条授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作为安理会的成员国，我们响应关于普遍行止敌对行为及所有外国军队撤回其国际公认的边界之内的号召，我们敦促当事各方离开战场，走向会议桌。在这方面，我们感谢秘书长愿意居中斡旋。他在百忙中还抽空居中斡旋，尼日利亚代表团自应表示谢意。

最后，我愿引述一位杰出的非洲政治家的话，与安理会共勉：

“只有在人们能够采取行动，力挽狂澜时，才能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

我们认为，现在正是力挽狂澜的时候，我们希望当事各方都能认识到：今天发生

(尼日利亚)

在东南亚的所谓局部性战火是可能蔓延到全世界的。

主席： 谢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表示的热切友好的情谊。

陈楚先生（中国）： 我在二十三日安理会的发言已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方面对正在审议中的有关问题的立场。 现在我愿进一步就苏联代表和越南代表发言中提到的若干问题再作一些发言。

越南当局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撑下，加紧侵略和吞并柬埔寨，猖狂反华和挑起边界冲突，严重威胁东南亚和亚洲，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已经日益引起全世界公论的瞩目和一致谴责。可是苏联代表却公然在此颠倒黑白，极力抵赖，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和诬蔑。我愿就此再次发言，揭穿苏联代表的谎言。

苏联代表硬把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到底谁在搞霸权？

有事实为证：远的且不说，只讲最近一年多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各地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步伐，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急、更猛、更猖狂，所采取的手段也更加卑鄙恶劣，穷凶极恶。苏联除了不断扩充军备，增兵欧洲，日益增强对西欧、北欧和南欧各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以外，也加快了对欧洲的侧翼非洲、中东、红海和海湾地区的侵略步伐，同时又在东南亚地区加紧进行扩张活动。在非洲，苏联蓄意挑起并直接卷入非洲之角的武装冲突，用非洲人打非洲人，以坐收渔利，攫取在这一战略要地的立足点。接着，它又再一次悍然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燃起了第二次沙巴战争的战火。目前，苏联所豢养的打手古巴，已在若干国家派有五万多名军事人员，为虎作伥，起着苏联自己难以起到的作用。利用外笈雇佣军为它火中取栗，已成为苏联当前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在非洲、中东、红海和海湾地区，苏联通过军事卷入和颠覆手段，派驻军事人员，建立基地，控制红海通道，并以此为桥头堡，积极向阿拉伯半岛、海湾地区扩张。为此，它到处制造社会动荡，扶植代理人和亲苏势力，甚至不惜采取政变、暗杀等凶残办法进行颠覆，对一些稍具独立自主倾向的亚、非国家领导人都不能相容，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搞掉，

(中国)

甚至不惜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例是众所皆知的，要赖是赖不掉的。谁都知道，许多地区、许多国家动荡不已，背后都有苏联的插手。苏联为了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恣意践踏别国的独立和主权，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最危险的策源地，是世界各国人民独立和安全的最凶恶的敌人。

至于讲到亚洲地区，作为苏联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加紧利用越南当局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积极进行扩张，也是众所周知的了。苏联公然宣扬建立所谓“安全体系”可以有各种各样形式，如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或签订多边或双边的友好合作条约等等，而“安全体系不外是把类似这样的条约积累起来，并把它们相互联结在一起而已”。国际舆论曾指出：“苏联领导集团是以‘友好合作条约’战略作为展开长期世界战略的核心，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的洋伞已笼罩在横跨从东南亚到中东、非洲大陆的‘要塞上’”。去年十一月苏、越缔结的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就是这样一个活的标本，它直接纵容和支持了亚洲的古巴的霸权行径，同时它把越南变成了苏联向东南亚扩张的“前哨”阵地和在东南亚的一个战争策源地。越南当局不是野心勃勃地公开叫嚣说，它是仅次于苏、美的世界上第三军事强国吗？而苏联则正是利用了越南当局的黩武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作为它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工具。事实上越南当局悍然发动的侵略民主柬埔寨的血腥战争，并在中越边境挑起武装冲突，就都是由苏联出钱、出武器，由越南出人而打的肮脏战争。在这些方面，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都是罪魁祸首，其战略目标首先是攫取东南亚，继而控制太平洋、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及其周围地区，配合它在欧洲、非洲、中东、红海、海湾以及其他地区的侵略扩张，进而夺取世界霸权。鉴于上述种种，谁是真正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不是一清二楚的吗？苏联一听到霸权主义或在任何文件上一看到有反对霸权主义的字眼，就要暴跳如雷，其奥妙就在这里。

苏联代表在发言中一再利用中越边境冲突问题对中国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其目的是企图转移视线，为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对民主柬埔寨的赤裸裸侵略辩解。

(中国)

我们一再指出，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和中越边境冲突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越南当局对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和实行军事占领，是越南当局企图吞并一个主权国家，消灭柬埔寨民族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并且严重破坏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粗暴践踏，对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一月份安理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在苏联支持下武装侵略柬埔寨问题。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谴责和声讨了越南的侵略。这是对越南侵略者及其主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次严正的审判。最后，以十三票对两票的压倒多数要求外国军队从民主柬埔寨撤出，只是由于苏联投了反对票，使决议遭到专横的“否决”。在这次安理会举行的会议中，除了苏联和受苏联指挥的极少数国家，为越侵柬罪行辩解外，其他各国代表都在不同程度上指责越南侵略柬埔寨，并要求全部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其侵略军队。这些主张是完全正义的。

谈到中越边境冲突，这是由于越南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多次劝说和警告，长期肆意在中国边境地区不断侵犯和蚕食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杀害中国人员，制造流血事件，迫使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保卫祖国边疆而采取的自卫还击行动。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苏联代表企图利用中越边境冲突问题来掩盖越南当局侵略民主柬埔寨的罪行，只能证明在这场肮脏的侵略战争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越南当局的后台老板。

鉴于越南代表在发言中歪曲事实，诽谤和攻击中国，有几点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真相，以正视听。至于越南代表不惜捏造中国领导人的所谓“内部谈话”，达到了如此离奇怪诞的程度，只能公允地称之为“海外奇谈”，实在不值得一驳。他甚至引用美国某某记者攻击中国的话，为自己辩解，更说明他已陷入多么可悲的理屈词穷的境地。

(中国)

一、 越南代表硬说是中国而不是越南挑起中越边界冲突的。 究竟是谁挑起边界冲突，还是应该让事实讲话。 我在上次的发言中，指出越南当局由于我们反对它侵略柬埔寨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而怀恨在心，同时，仅仅列举今年年初以来的几个事例。 其实过去一、两年来，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在中越边界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杀伤我边境居民和边防人员，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事件实在多得不胜枚举，如要细讲，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从一九七四年至今年二月中旬，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及入侵的事件，共达 3535 起之多。 只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 总之，越南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多次劝告和警告，蓄意挑起边界冲突，大量的人证物证俱在，这是无法抵赖的。 这是包括越南人民在内举世皆知的事实。 明明是越南当局采取极其残暴和贪婪的手段迫害、掠夺、驱赶多年来同越南人民同甘共苦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截至目前为止，仅只被驱赶回到中国的就已达二十万人之多，而越南代表却口口声声指责是中国煽动这些人回国，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如何能取信于人呢？ 其实，事实真相也不难了解。 人们只要向那些目前还在大量被迫离开越南流落在外的难民作一些调查，听听他们讲一讲自己的亲身遭迂，就都一清二楚了。

二、 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珍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我们节衣缩食，舍己为人，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无条件的各种援助，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越南解放和统一以后，我们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各种援助，帮助他们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但令人痛心的是，越南当局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正如英国成语所说的：“比冬天的寒风更加无情”。 它在苏联的指使和鼓励下，转瞬之间就走上了对外扩张和猖狂反华的道路。 正是由于越南当局迫害并驱赶大量在越华侨进入我国境内，对他们的救济和安置给我们造成极大的财政上和物质上的困难，我们才不得不中止过去战争时期承诺的对越援助。 我们是问心无愧的。 越南当局是没有任何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进行指责的。

(中国)

三、 为了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在中国政府建议下，从去年八月八日起举行了两国付外长级的会谈。在谈判期间，越南当局继续制造严重事端，加紧反华。它根本无意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而是企图把谈判变成它的反华宣传的讲坛。谈判所以未能达成协议和被迫暂行，其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但是我们愿再次重申，我们仍然希望在越华侨问题能够通过双方谈判得到解决，任何时候越南方面表示解决争端的诚意，我们都是欢迎的。

四、 越南代表在发言中还一再提及中国的领土西沙群岛的问题。事实上正是越南当局向中国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甚至采用了派兵强占的做法。越南政府以及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公开承认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越南总理范文同的正式文件和越南过去出版的地图和教科书也一直肯定这一点。只是在一九七四年以后，它自食前言，并且公然向中国提出对这两个群岛的领土要求，并强行占领了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加紧推行民族扩张主义。

五、 越南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越南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战争之后，理应从事和平建设，为什么还要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呢？这个问题固然提得很好。但是答案在哪里呢？一开始，我们也很不理解。越南当局在实现祖国统一之后，理应领导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逐步发展和平建设，但为何却不此之图，反而穷兵黩武，立即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呢？后来，我们才逐渐懂得，这一方面是由于越南当局自身的民族扩张主义作怪，他们为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己吹嘘是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强国，认为由它来称霸东南亚的时机已到，不能轻易放过；同时这也是由于它得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多方鼓励、唆使和支持。苏、越勾结，一主一仆，狼狈为奸，为害亚太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代表在讲话中不再否认越南军队在柬埔寨的存在，而且在实际上表示了不愿意从柬埔寨撤军。至于中越边境冲突，中国政府已一再声明，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在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任务完成以后，将回师严守祖国的边界。我们

(中国)

的话历来是算数的。 现在的问题是，越南当局能否也做出承诺，从柬埔寨撤出它的一切入侵部队？ 如果越南当局拒绝这样做，那将进一步无可辩驳地证实，真正的侵略者不是别人，而正是越南当局。 对此，安理会及各国人民当然不能坐视不顾。

总之，坚决拥护各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们恳切希望越南当局能够珍惜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以东南亚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大局为重，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立即停止对民主柬埔寨的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撤出一切入侵部队，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越之间的一切争端，进而经过共同的努力，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为了对这个会议上的一些意见有所反应，我愿简短地重述一下美国的立场。 从我们十一月一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说起，在那封信中，我们提请安理会注意越南——柬埔寨边界的军队集结。

在发出那封信之前和发出那封信之后，我国政府在公开和私下都曾关切地表示，这一紧张局势看来会爆发成全面冲突，除非采取一些行动来缓和局势。 我们极力主张由有关各方直接作出努力，我们建议诉诸联合国，联合国正是为此而创设的组织。 我们敦促有关各方自行约束。

刚才说过，我们害怕冲突会进一步升级，现在越南已对柬埔寨发动进攻，这就似乎证明，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我们立即同直接有关的各国政府联系，极力主张越南停止攻击行动，并呼吁其他各国不要介入其中。 我在一月十三日向安理会发言中，曾就扩大战争的危险提出警告，并敦促有关各方自行约束。

我国政府于二月九日发表一项声明，其中说到：

“ 我们不愿看到战争升级，柬埔寨和越南继续打下去将导致冲突扩大，我

(中国)

们对此极为关切。”

这项声明最后说：

“对于中国向越南发动进攻，我们极表关切。对于越南继续攻击柬埔寨，我们也极表关切。”

二月十七日，当中国开始发动进攻时，我国政府吁请中国军队撤出越南，并再次呼吁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我在上星期五的发言中曾经重申，这一冲突的有关各方和可能涉及冲突的各方必须自行约束。我敦促安理会考虑采取行动来缓和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并以谈判和调停来解除当地的紧张局势及和平与安全的种种威胁。

我重述这些记录是因为在坐有人说，美国接受邓小平付总理访美这件事如果不是鼓励，至少也是同意中国发动攻击。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卡特总统曾直接对中国付总理表示，我们反对中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当我们阻止这项攻击行动的努力落空时，我们立刻公开抨击这项行动，并开始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也在北京公开重申我们反对中国的行动。

越南进攻柬埔寨领土加剧了该区域的紧张局势，从而导致中国向越南发动攻击。只要这些军队仍旧留在柬埔寨不走，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社会的意愿，那么，局势就将仍然处于紧张状态。我们认为，越南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军队也应该撤出越南，因为两国陈兵各该地区就使那个区域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升级的危机日形严重。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外国军队入侵他国，因此，要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中越两国必须撤军。有关各方务必遵守《宪章》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不附任何条件，也不容有任何保留。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这个机会，说明我国政府对东南亚这种极其严重复杂的局势的意见，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主席先生，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我要恳切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二月份主席的职务，希望你成功地完成当前这种可以说是最棘手的外交工作。 我确信以你对联合国宗旨的献身精神，以你久经考验的才干和你的经验，当能使安全理事会完成《联合国宪章》交付给它的任务。 我特别高兴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同南斯拉夫之间正在发展典型友好的关系，并且进行全面的合作。 最近铁托总统访问不结盟的科威特国，再度证明了两国间的这种关系。

我也要强调你的前任唐纳德·米尔斯大使在一月间的杰出表现。 他对于促使安全理事会采取符合当前这种严重困难的情况的立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几近两个月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处理东南亚危机的问题。 我国政府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的发言中就这种局势的发展采取了明确的立场。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这种局势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南斯拉夫有必要按照宪章的原则，帮助寻求和平解决，并且促进东南亚区域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

南斯拉夫政府在上述声明中对危机四伏的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深表遗憾和关切。 同时，它强调必须根据充分尊重所有人民和国家要求和平、独立、领土完整和自治发展的主权的原則，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在越南领土上的军事行动的升级和越南武装部队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的升级显示，东南亚面临着复杂的危机，这种局势日益恶化，对东南亚地区和该区以外的和平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因此，联合国必须同所有有关各方合作，寻求采取积极行动的一切可能性，以期通过谈判解决当前的问题。 我们本着这个目的，要求所有有关各方为达成这个目标作出建设性的努力。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无论在这个问题上，或是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切行为和活动中，都遵循众所周知的不结盟政策的原则，并且力求一贯地实践这些原则。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就是，要想求得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永久解决，就必须严格尊重下列的原则：国家独立、主权与平等，所有国家自由地谋求国家与社会发展；不干涉内政；不进行干涉和不侵犯法定的国际边界。我们南斯拉夫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向坚持必须通过《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谈判、调解、斡旋和其他方式，来和平地解决一切争端。

所有这些原则——这些规定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构成根据平等权利的国际合作的基础的原则——除了别的以外，已载入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的最后文件。

不结盟国家一向特别注意一切形式的干涉内政的行为。它们强烈反对这类行为，正如它们反对“企图为任何借口下来自任何方面的外国干涉辩护”的行为一样。这些原则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禁止使用武力、为反对一切形式的依赖和反对支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行为而斗争、外国军队自其他国家的领土撤出并且离开基地、改变全世界分裂成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的状态、反对“利益范围”“恐怖均衡”之类过时的观念等原则。所有这些立场和原则已在所有不结盟国家的集会——包括去年七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最近一次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和最近在马普托举行的协调局部长会议——中一再予以重申。它们也是安全理事会一月的会议中所进行的辩论和提议的决议的主旨所在。

事实证明上述原则是正当的原则，并且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具有普遍的重要性。这些原则是保证各国之间维持稳定关系的唯一的完善基础，不论这些国家的大小或发展水平如何，也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是彼此不同，还是彼此相似。

事实又证明在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使用武力或是侵犯任何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必然要导致广泛的危机。

国际局势的发展一再证实，选择性地实施规定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作法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或任何借口下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是没有道理的。

(南斯拉夫)

这也就是说，任何武装干涉，任何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或其决定自己国内发展和制度的权利的行为，都没有任何理由可言。基于这个理由，我们促请中国部队撤出越南，因为我们认为干涉和使用武力的方式是不能容许的。在安全理事会就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干涉举行辩论时，我们就是坚持这项原则。现在我们仍旧继续坚持同样的原则。

南斯拉夫基于它一贯坚持的这一原则立场，确信唯有严格遵守《宪章》和不结盟的各项原则，才能为当前局势找到出路，唯有一贯执行这些原则，才可能求得解决争端的永久解决办法，并且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公平关系的制度，一种保证尊重各国自由决定其命运的权利的制度。

对于这一切，联合国作为处理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并协助这些问题的解决的一个论坛，是应该担负一种责无旁贷的职责的。

就象一月间处理柬埔寨问题时一样，我们这一次还是认为，要想寻求和平解决，只能根据严格尊重所有国家和人民的主权的原则，不应诉诸压力或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立刻停止交战国之间的敌对行为，以及从外国领土撤退所有部队，是寻求解决所应采取的首要步骤。

任何旨在达成这些目标的决议、倡议或行动，我们都愿意给予支持。我们特别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积极而适时地提出斡旋的建议。我们期望联合国和所有国家促成东南亚冲突的和平解决，协助建立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并且促成东南亚局势的正常化。东南亚局势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可能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不可予见的后果。

南斯拉夫将特别努力协助达成这个目标，因为南斯拉夫同这场冲突的双方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关系是在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外国侵略进行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时建立起来的。我国对他们的这种斗争始终不渝地给予全力的支持。

我们继续支持两国人民目前进行的正义斗争，他们进行这个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独立、领土完整和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发展的权利。

主席：谢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所说的亲切的话。他提到我们两国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我对他的这句话深有同感。

下一位发言人是安哥拉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让我代表安哥拉和安哥拉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职务。

英勇的越南人民在整个第三世界的心目中占着特殊的地位。数十年来他们象征着不懈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力量。他们向全世界显示了只要对外国统治坚持革命的原则和持续地斗争，即使面临超级大国、专门技术知识和能力、以及强大的军事机构，也能获得成功。

越南人民敢于向历史挑战，而且获得了胜利。他们专心致志果敢坚忍地对抗殖民主义的祸患，克服了极为不利的条件，建成今天自由团结的越南。

因此，令人更加震惊的是，一个成为争取解放、独立与主权的斗争的象征的国家、一个对于从压迫与剥削下争取解放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国家、一个国家，它的人民和功绩为我们创造了第三世界斗争的新语汇——更加可悲的是，这样一个国家现在竟然再度成为侵略、暴行、武装入侵和明目张胆的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政策的受害者——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迫害它的不是同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另一个超级大国。

安哥拉人运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安哥拉所有的革命斗士谴责中国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的武装侵略。这种公然的袭击仍在继续进行，事实上正在日益加剧。这不但是对越南发动的进攻，也是对第三世界为了挣脱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冒险主义和反动压迫而进行的一切尝试所发动的进攻。

帝国主义大国被打败并被赶出越南，已经将近四年了，它在越南留下的是死亡、破坏与混乱。于是英勇的越南人民开始苦心建设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重建工作获得成功，正如他们许多年来的斗争获得成功一样，鼓舞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现在，他们甚至在再度面临敌人的炮火时，还继续鼓舞着我们。

(安哥拉)

中国侵略越南造成的影响并不限于东南亚地区。这种侵略无论对于和平事业或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断地谋求发展的斗争都是一种肯定的威胁。这种侵略是对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社会主义与民主所发动的进攻。北京人民这种处心积虑的有计划的武装侵略行为严重地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也严重地威胁到东南亚地区以至全世界的安全。

中国人民对越南这个主权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侵犯公然地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更令人忧虑而且可能具有危险性的是，这次武装侵略竟是由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发动的。这个国家本身曾经努力争取各国人民的承认，要求加入联合国，它的努力获得了若干人民的支持，它所背叛的正是那些人民。

一个安理会成员国竟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作出武装进攻，这个事实应当受到更严厉的谴责。这个事实动摇了我们对安理会所抱的信心，我们原来深信安理会是一定可以维护《宪章》的庄严原则，具有捍卫和平的能力，也拥有作为国际法的堡垒的信誉的。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竟能容许“惩罚性攻击”和“武装攻击”这类没有成效没有远见的政策破坏东南亚地区的稳定。我们重建残破的国家，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一个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实在没有必要靠对一个比它小得多的邻国进行武装侵略，来在东南亚地区耀武扬威。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有的革命斗士，在先锋政党安哥拉人运劳动党的领导下，庄严保证支援我们的越南同志们进行还击敌人、迎接挑战维护主权的斗争。我们认为我们一秉革命的精神，有责任支持越南朋友，事实上所有从事解放斗争、所有从事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夥伴扩张主义的人，都有责任支持越南人民，强烈谴责中国的侵略。

目前南部非洲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少数统治的斗争中正处于关键的时

(安哥拉)

刻。 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第三世界友邦、特别是不结盟国家提供最大的援助。我们必须专心利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为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西撒哈拉、东帝汶、伯利兹和巴勒斯坦争取独立的问题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并为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工作从事继续奋斗。 中国若能立即订止对越南的敌对行为，并将全部军队撤出越南领土，定能对第三世界所进行的真正的解放斗争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最终的成功作出重大的贡献。

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里，再也不可能有一个地区在进行军事和经济战争而另一个地区却保持和平与安全的情况存在。 亚洲局势必定会对非洲产生影响，不管是如何间接的影响；反过来也是这样。 同样地，我们要想从生活中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余孽，那么世界任何地区的解放斗争都必须得到远近各地进步力量的支持。 在这方面，我要简短地提到索尔兹伯里的凶恶、非法的种族主义少数史密斯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残暴轰炸。

史密斯集团对邻近津巴布韦的黑人独立国家加紧进行轰炸，企图在南部非洲加紧散布它的帝国主义活动。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绝不容许它的主权受到侵犯，也绝不容许任何这类的袭击阻挡我们对各地一切真正的解放斗争给以革命的支援。 我国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我们的立场切实符合《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我们的立场同我们作为前线国家的职责也是相称的。

国际社会最好考虑一下，一个既无国家又无国际合法地位的受资本主义支持的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安哥拉领土所作的轰炸，已对南部非洲以至全世界的整个安全局势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无论在越南边界或是在安哥拉边境，斗争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止。

主席：谢谢安哥拉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桑松萨克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二月份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对你主持安理会辩论以来所采取的方式表示欣慰。我深信以你的才智和干练必可协助安全理事会寻求一项合理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我愿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牙买加的唐纳德·米尔斯先生致意，对于他在一月份期间主持安理会的杰出表现，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主席先生，最后，我要向阁下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让老挝代表团参加安理会当前的辩论。

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审议东南亚普遍的严重情势，更具体地说，二月十七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在印度支那发生了流血事件。全世界都极为关切地注意到，中国方面集结了好几师的边防部队、武装单位、炮兵和空军，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北方边界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越南基于保卫自己领土完整的正当理由，给中国迎头痛击。

中国的攻击行动侵犯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了本组织《宪章》和国际关系的原则。事实上，这是一项蓄意侵略行动，严重威胁到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相信，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及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迫切需要作出决定性的一致努力，来协助解决这一冲突，防止冲突升级，以免这种冲突在整个印度支那和东南亚蔓延。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的紧邻，它对于这项侵略行动甚表遗憾，这种行动违背了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间的争端必须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根据这个主张，我谨代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吁请争端双方按照《联合国宪章》，在彼此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和平的方式来共同解决它们的问题。

(老挝)

同时，为了创造一个可以开始进行这种谈判的有利条件起见，必须制止一切冲突事件，中国军队必须完全撤出越南领土，并且必须尊重越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将尽力作出积极贡献，终止中越的边界冲突，从而保障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定。

主席：谢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我要针对中国代表在今天会议上的发言说几句话，首先要说的是中国的欺人之谈。

因为中国发动筹谋已久的侵越战争，所以安全理事会才召开这次会议，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仍竭力设法转移安理会对当前急务的注意力，当前急务是：解除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以及彻底扭转极可能使全世界陷入恐怖战祸的局势。中国在柬埔寨进行残酷无情的“毛泽东式”的试验，已告失败，中国代表对于这点无法自圆其说。他们一意孤行地继续怂恿安理会对超出其职权范围外的，纯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内政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他们还荒谬地捏造所谓越南向中国挑衅的谎言，并显然企图掩饰他们无情的军事侵略行动，将那个侵略行动称为“有限度的惩罚行动”，就是中国对越南攻击中国边境所采取的自卫行动，这一行动同所谓柬埔寨问题是毫不相干的。根据中国代表的说法，那是“出于自卫的惩罚性反击”。

一个多星期以来，中国代表团日复一日地欺骗安理会成员国，它们口口声声说中国就要从越境撤军了，安理会对这件事无须担忧。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付总理王震在北京接待美国政府官员布卢门撒尔先生时所发表的谈话更进一步显示，这种策略是毫无信义可言的。他们明白表示，中国无意制止侵略行动。中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上所用的欺骗手法清楚显示，中国指望利用安理会这次会议的可能成果来进一步加紧侵略。那些有意或无意被中国代表所利用的代表们，也就是那些虚伪的、不愿实话实说，并且实际上

(捷克斯洛伐克)

把侵略的受害者越南看成是战犯的代表，现在应该从北京的奸诈手法中得到一些必然的结论了。根据中国所耍的手法和中国代表今天的发言，有些问题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各提案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的。这项草案并没有明确呼吁立刻停止侵略，侵略者军队撤出越南领土，而只提出一些一般性规定。中国那套手法的意图就是，设法在事实上证明它以任何借口侵略越南的行动是有理由的，其目的是要使它能够继续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武装攻击。

一般说来，所有声称对中国军事集团的侵略行动表示严重关切的国家都应仔细想想，它们应该如何对付中国的两面手法。事实是，它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和侵略者都是一丘之貉。

其次，鉴于安理会大多数发言的内容和我们每日得自越南的实况报导，以及中国领导人漫天叫价，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安全理事会应对中国侵略越南一事采取明确的立场。

我们也在此听到一项发言，说是当侵略者认为它给了越南一个教训之后，就准备同这个侵略的受害者进行谈判。不过，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自己的代表何文楼大使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了解越南政府的立场，那个立场是：只要侵略者的军队仍旧留驻在独立自主的越南的领土上，他们就不能同意和侵略者进行任何谈判。

根据我们从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所得到的了解，中国侵略者认为那个教训还没有完结。大家可以知道，他还没有得到他所要的答案，他要知道的是，对越南的惩罚够了吗？能保证它以后对北京俯首听命吗？此外，北京企图考验一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所签的友好条约的实际意义，这种企图同“布热辛斯基”这类富有影响力的人士企图暗中支持中国的冒险行动是一样的危险。相当时日以来，某些西方集团一直把毛泽东式的外交政策列入它们的战略之内。北京方面知道，在某些西方集团中尚未失灵的唯一法宝就是反苏。所有企图玩“中国纸牌”的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中国领导人采取不负责任的政策，如今它们可从中国最近向越

(捷克斯洛伐克)

南发动侵略这一例证了解到，它们简直是在引火自焚，并且目光如豆。它们应该记得象张伯伦一类的和平缔造者，由于姑息纳粹以及运用促使希特勒同苏联互斗这种目光如豆的策略，终于很快地付出了代价，它们的人民也跟着遭殃。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坚信，安全理事会基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谴责中国的罪行。安理会应谴责侵略者，并命令中国立刻停止侵略，从越南撤出中国军队。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越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何文楼先生（越南）：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再度让我在这个庄严的机构发言，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在我说明本区域最新情况之前，我要向全世界所有友邦代表深切致谢，不论他们是否参加了安理会的审议工作，他们支持和声援我国人民和我国战士在疆场上保乡卫土，维护支配国际和人际关系的最基本规范。

这种支持和声援是我国最近为维护民族利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证明，这种支持和声援也是我国人民对抗新敌人——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国际反动派——所不可或缺的。

在安理会进行审议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及其仆从所作的毁谤性的虚伪指控，一无是处，丝毫不值得注意。然而，除此之外，安理会中一些有关所谓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言论，不论是否是有的放矢，却是同中国及其仆从的调子一模一样，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根据这种错误的解释，或根据他们对真实情况的一知半解的了解，有些发言人呼吁安理会采取“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交战地区”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侵越战争这一危急问题；这就表示，他们要用交换条件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中国军队撤出越南，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

我愿就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关系说几句话。

过去几十年来，印度支那半岛上，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三国人民进行解放斗

(越南)

争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具有符合客观规律的力量。事实是这样的。

首先，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在印支三国实行新老殖民主义统治，运用了“分而治之”的传统政策。过去三十年来，这些国家利用印度支那人打印度支那人，亚洲人打亚洲人；它们设法分化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人民，从而逐一削弱和统治这些人民。在对印支三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帝国主义利用南越的傀儡军队来攻击柬埔寨和老挝的人民，也利用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军队和南朝鲜朴正熙政权的军队，置至大洋洲的军队来侵略越南，至于从西半球某些国家所征募的雇佣军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面临这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印支各国人民在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必须从每一个观点团结一致，彼此互相支援，同时并设法取得全世界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的支持和援助。

印支三国人民的战斗团结和相互支援是他们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以及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胜利的绝对必要条件。这是印支三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所必须的客观条件，是它们革命斗争中一种具有原则性的历史规律，可以确保它们在对抗共同敌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种种走狗——时取得共同的胜利。

第三，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在我们两国人民第二次联合抵抗美国侵略者期间，这种积极的团结精神和相互支援表现在每一次战役中，甚至表现在每一场战斗中。例如，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在柬埔寨称为占腊一号和占腊二号的战役期间，美国远征军单位、南越阮文绍的傀儡军队和朗诺的傀儡军队都参与其役，我们应当时柬埔寨革命领导人的要求，向柬埔寨民族解放部队提供援助，对侵略者作战并击退侵略者，保卫柬埔寨人民的抵抗地带。

再举一个例子：当他们发动武装斗争来推翻由美国撑腰和供应物资的朗诺政权时，正是当时包括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一伙的领导集团要求我们援助军火、武器、甚至重炮单位和炮兵部队，以便对朗诺在金边的最后避难所发动决定性的攻击。这个要求是在我们正加紧准备向阮文绍傀儡政权发动总攻击的时候提出的，当时我们正

(越南)

急需集中火力来发动攻击。但是，我们却毫不迟疑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象现在一样，说我们是“侵略者”呢？相反的，他们向我们拍发电报并派代表团来表示感谢我们的支持。我的朋友古巴大使劳尔·罗亚·科里今年一月十二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也追述了这些事实。

我们三国人民间这种积极团结，这种相互支援，不仅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并且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意义，并鉴于过去十年来各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情况，不结盟运动在反抗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的共同斗争中，才把“毫无歧视地积极支持以及提供援助和声援”作为其一个宗旨和目标。

我现在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在越南和柬埔寨当中，到底谁是侵略者？

在安全理事会讨论柬埔寨问题的一月份会议期间，越南代表团和其他友邦代表团清楚说明了柬埔寨在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血腥统治下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显示了越南和柬埔寨边境战争的真相。这都说明，造成柬埔寨局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北京当局在东南亚的大国扩张主义政策，北京当局设法通过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在柬埔寨进行新殖民主义式的统治，在邻近国家制造动乱不安，以及最终对越南挑衅，引起边境战争。

因此，现实和法律都证明，在这次越柬边境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指挥下的波尔布特军队才是侵略者。按照《联合国宪章》，侵略的受害者越南具有合法自卫的神圣权利。

所谓“越南是柬埔寨侵略者”的说法来自北京当局和它的代理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诽谤宣传，它们为了侮辱越南，不惜颠倒是非。它们的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掩饰北京领导人在柬埔寨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对越南采取的敌对政策。一月十一日的《基督教箴言报》也肯定地说，首先攻击我们的是波尔布特军队。我们拥有的具体证据显示，它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发动攻击的目的是要占领西宁省，

(越南)

然后进入胡志明市，会合市内的华人颠覆运动。

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南既是侵略的受害者，那么，促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越柬边境军事活动升级的责任完全应由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和他们在北京的主子来承担。

现在我要谈谈越南人民向奋斗中的柬埔寨人民提供的援助。似乎有一两个代表团重复了安全理事会以前一系列会议中的论点，那就是，越南干予或干扰了柬埔寨的内政。

首先，我认为我们已相当详细地说明了印支三国在反抗殖民主义和侵略的帝国主义、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彼此间的战斗团结。由于有这种团结，所以，越南和柬埔寨两国人民如今那个新的共同敌人才以国际反动派的姿态出现，利用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来把柬埔寨变成一种新殖民地，并且向越南发动攻击。越南和柬埔寨两国人民充分认识到它们所必须遵从的生存法则，它们必须利用团结的力量，这是经过历史证实的道理。

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在北京领导人唆使下向越南发动了边境侵略战争，该集团使用了诸如“越南侵略柬埔寨”或“越南要建立印支联邦”一类的诽谤性和侮辱性宣传口号，对于北京反动当局而言，就象过去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样，所有这些宣传口号的目的是要分化印支三国人民，逐一削弱这些人民的力量，从而逐一征服他们。

其次，兄弟般的柬埔寨人民一直是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穷凶极恶的种族灭绝政策的受害人，这个集团是北京当局新殖民政权一手扶植的，因此，这个新殖民政权是绝对逃不掉历史对它所作的应有裁判的。

在北京走狗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统治的三年期间，被屠杀的人民占柬埔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他们用中世纪的方式来进行屠杀。柬埔寨的七、八百万居民当中，有三百万人以他们的吴哥文明为荣，这三百万人来自各种社会背景，来自城

市和乡村，从革命战士到教士、从农民到知识份子、从小公务员到外交官样样都有，他们全是受害者。

当有关这种种罪行的消息从穷凶极恶的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层层封锁中走漏出来后，整个世界为之极度的忿慨，极度的严恶。

但是，北京的走狗波尔布特—英萨利的内部情况还包括了另外的一面，那是外界知道得很少的一面。我是指柬埔寨人民的起义，从一九七五年四月起，他们就一直继续不断地从经济、政治各方面并使用武力来反抗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从人道立场来看，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一个具有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的民族在面临北京新殖民地的这个穷凶极恶政权可能使全国人头落地时，怎么会无动于衷坐以待毙呢？那样的话，它就不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英勇民族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兄弟为了生存而进行英勇的、甚至可说是庄严的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开口要求支援时，越南人民又怎么会无情地予以拒绝呢？越南为了自己的目标和全人类的目标而进行斗争时，一直得到进步人士的同情，如果越南拒绝支援柬埔寨的话，那么，越南人民就再也不值得进步人士同情了。

第三，越南人民基于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应柬埔寨人民的请求，向他们提供支援，使他们可以抵抗中国当局所扶植的、以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政权，从而实现《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自决权利。

我们相信，这种支援不仅具有不可否认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并且也是《宪章》和大会许多相关决议——最早的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决议，最近的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有关侵略的定义的决议——所公认的义务。同时，这种支援也符合不结盟运动有关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在内的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目标和原则。

我们深信，我们永远同《联合国宪章》和大会的正义目标及进步规律站在一边。

(越南)

因此，越南和柬埔寨两国人民的关系从来也不象北京那种蒙骗的宣传所说的，是一种侵略者同被侵略者的关系，或是“区域霸权国”同霸权受害国之间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两个兄弟战士在反抗北京当局的大国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民族解放的共同任务中的战斗团结和相互支援的关系。

最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于二月十八日签订的《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充分反映了越南和柬埔寨两国人民间特有的团结精神。这项条约的全文已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以A/34/94和S/13101号文件送交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以供它们参考。这项条约是越南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确切保证，也是一种力量的泉源，确保我们两国人民坚决维护它们基本的民族权利，反抗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北京反动派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这项条约在两国人民间建立的团结、友好与合作关系不仅可以增进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对该区域的稳定与和平也会有所贡献。这项条约的条款明白规定，这项条约不会侵害该区域的任何第三个邻国。因此，这项条约的签订才会受到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力量的热烈支持。只有中国当局和躲在北京犹有余悸的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余孽才不遗余力地在诋毁和丑化这项条约。

柬埔寨革命委员会是柬埔寨人民唯一的真正、合法代表。这个委员会已经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当家作主，今后也将如此。任何企图干涉柬埔寨内政和削弱其国力的做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很抱歉，我们要多占安理会一点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再提供一些有关北京当局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的资料，好让大家明确地看出这种政策的真正危险性。这种政策威胁到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各国的前途，而中国最近对越南发动的残酷侵略，就是最显著的例证。

只要有良心的人士都知道，北京当局企图以最卑鄙的手段来隐藏它的真面目，蒙蔽世界舆论，同时继续在越南和东南亚推行它的可耻政策。因此，就中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这个问题来说，如果接受任何把中国侵略问题同所谓柬埔寨问题相

(越南)

提并论的解决办法，就等于把中国对越南的侵略合理化，并且鼓励北京当局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

许多年来，越南一直是北京领导人敌对政策的受害者，现在又成了他们公然武装侵略的受害者，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北京还是蛮干下去，那么，姑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慕尼黑事件所犯的 error 必将重演，并且，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北京当局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对人类构成的新危机时，这种姑息的态度就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为了那个原因，我们本着好几个代表团在安理会所显示的同样的精神，再次重申我们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紧急要求，请安理会严厉谴责中国对越南的侵略，要求中国立刻制止这种侵略行动，把入侵军队彻底地和无条件地撤出越南领土，并且要求中国绝对尊重越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特诺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侵略者侵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已经十天了。英雄的越南人民勇敢地保卫了他们的国土，对中国干涉者的集中攻击予以应得的抗击。越南人民必胜，因为他们依靠的是真正朋友的支持，是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支持。抗议中国侵略的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成长，这是一个声援越南人民为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运动。

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联合国许多会员国的代表坚决谴责了中国扩张主义者对越南的侵略行动，并强调中国必须立即从越南撤军。他们指出了中国领导人奉行的扩张主义政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危险性。

中国侵略者无论如何企图为他们的武装入侵越南作出辩解，或企图逃避这一武装入侵事件的责任，都不能抹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在此引证的明显事实。中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中进行的无耻诬蔑，也同样是徒劳无功的。

我只要促请大家注意中国代表一项奇怪的言论，该代表试图显示，中国这个大国是一个被侵略者，正受到一个小国的胁迫。显然，这是一项荒谬的指控。中国代表觉得必须作出这项的指控、以求安抚其它国家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日益产生的关切，特别是位于该区域内的各国。这种关切是有严重的理由作根据的。美国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一期指出，中国这次使用武力要是如期所愿的话，中国的邻邦就更有理由关切北京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了。这话不是无的放矢。

北京领导人正试图隐瞒他们的罪恶目的，蒙蔽他们的邻国和世界舆论，实际上甚至蒙蔽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想隐瞒在越南进行的侵略，声称这只是一个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几天之内就将结束。他们一天又一天地推迟订战日期，最后，北京领导人说他们需要三十三天，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与一九六二年攻击印度同样多的时间。西方新闻界说，中国终于确定了从越南撤军的日期了，但这话说得太快了。中国领导人马上加了一个条件，说这一次中国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中国侵略者显然想把这次侵略拖下去。它甚至毫不犹豫地公开声明它有意侵吞一大片的越南领土。

(苏联)

对于中国的侵略，全世界的愤怒正在高涨。要求中国立即从越南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事实至为明显，仅仅是呼吁，对侵略者发生不了影响。我们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关于这一点，苏联代表团要再一次请大家注意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载有对中国侵略越南的强烈谴责。它要求中国立即把它的全部军队从越南领土上撤出去。它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停止向中国供应任何军火和转让可能作为军事用途的任何技术。安全理事会如果通过这一决议草案，的确可以对约束中国侵略者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但是，安全理事会出现了一种情况，使它不能对中国侵略越南问题采取必要的步骤。理由是，安理会从一开始便走错了路。正如苏联代表团所指出的，安全理事会应该直接处理那个使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开会的事件——即中国的侵略。苏联代表团指出过，企图将中国侵略越南问题与任何其它问题连在一起，只能使安全理事会更无法通过必要的决定，走进死胡同。但这一警告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

此外，安全理事会有些代表，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和挪威的代表，提议安全理事会呼吁当事各方立即停火，并呼吁所有外国军队从越南和柬埔寨的领土上撤出去。因此，它们试图把中国侵略越南与柬埔寨的情况一视同仁，但柬埔寨的情况是，那里的人民在兄弟般的越南人民帮助下，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和合作条约》为基础，推翻了可恨的政权，现在正目睹他们国家的新生。

我们以前曾指出过，如果通过这样一项提议，就无异于受侵略者的利用，应当名正言顺地取得教训别国的权利。但是，安全理事会中有些人士主张通过一项针对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决议，据称这样做会对中国发生影响，有可能阻止中国的侵略。但昨天北京发表的一项声明，却澄清了这一件事。这项声明就是由那位在各国旅行中屡次放出空气要给越南一个教训的同一位北京领导人发表的，教训越南是因为40,000名的整批所谓中国专家被迫离开柬埔寨，中国被剥夺了在越南西部边境筹

(苏联)

划挑衅行为的机会。 这位领导人相当确切地说明，中国诚恳欢迎安全理事会的这样一项决议，即同时要求中国自越南撤军和越南自柬埔寨撤军。北京这位领导人的言论明白显示，把中国侵略越南和所谓的柬埔寨问题连在一起，就可让中国侵略者深感满意，因为这样就符合了它的真在目的。

因此，事实至为明显，安全理事会中最近提出的有关一般呼吁外国军队自外国领土撤军的各种提议和构想，事实上只符合中国侵略者的目的，为他们继续插手越南的意图提供藉口。 关于在越南订火而不明确谴责中国侵略并要求中国立即撤军的那种想法，事实上也具有同样的效果。通过这样一项决议就象从前发生过的事件一样，只能巩固侵略者在其夺占领土上的地位，而将打击英雄的越南人民把侵略者从其领土驱逐出去的决心。

很明显的，只有完全清除中国在越南的侵略之后，我们才能开始谈到提供调解服务的问题。为了履行其维持和平的职责，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明确而毫不含糊的谴责中国侵略越南的立场。 该地区的和平只有在中国立即自越南撤军后才可能恢复，才可能避免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威胁。

理查德先生 (联合王国)：我要对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说几句话。

我想安理会今晚应该感谢越南代表，他的讲话发人深省。 我极为关注地听取了他的发言。 我的了解是，他对柬埔寨发生的事提出了四种辩解。 第一、就边界事件而言，那是一个自卫的事件；第二、前政府是个很糟糕的政府，因此有理由加以干涉；不过，我也想说明，去年设法在人权委员会中率先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些国家之中，我没有看到越南的名字；第三、那是柬埔寨人民自动自发的起义；第四、在法律上，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侵略。 我说过，这是一篇值得安全理事会考虑的具有实用价值的讲话。

但我的确想探讨一下特诺亚诺夫斯基大使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连在一起的问题。我想，我几乎听过整个辩论过程中的每一项发言，我确实觉得，发言过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这两个行动觉得遗憾。 他们惋惜越南在柬埔寨的行动，同样惋惜中国在

(联合王国)

越南的行动。 我的确也觉得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安全理事会明白地呼吁那些目前进入该地区别国境内的军队，回到他们本国去。 麻烦的是，辩论的一方希望只讨论柬埔寨，而另一方却希望讨论别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显然难于就此事采取行动，采取断然的行动。

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只想讲，就联合王国而言，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至少应该继续努力看看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大家同意或我们之中多数人明确同意的文件，以便向全世界说明，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确实认为两个行动都令人遗憾，两方面都应该回到他们本国去。

最后，请让我对特诺亚诺夫斯基大使说明，据我所知，关于联合王国和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其它国家在这场辩论中所提出的撤军呼吁，绝没有说过一方的撤军必须以另一方撤军为条件。 我们要求两边都撤军，但并不是说一方撤军应取决于另一方的撤军。

下午十时零五分散会